

第一章 现代语言学之父

——索绪尔

第一节 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生涯

从 19 世纪跨入 20 世纪，同历史语言学相对立的描写语言学迅速崛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语言学研究的飞跃发展中，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索绪尔于 1857 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先祖原是法国人，但早已入了瑞士籍。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自然科学家，在瑞士颇有名气。早在中学时期，索绪尔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日内瓦市立图书馆读到了葆朴等语言学家的著作。14 岁时就撰写过一篇《论语言现象》的论文。1875 年中学毕业后，他根据父母的愿望，进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后来，他父母终于同意他的要求，在大学二年级，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其间，与青年语法学派的雷斯琴、勃鲁格曼、奥斯脱霍夫、德尔布吕克和保罗等交往甚密，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

索绪尔从 20 岁开始构思一部专著，研究印欧语历史比较中的某些问题。1879 年，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同年发表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l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

nes》)其时,他才 22 岁,表现了他极为出色的语言学才华,引起欧洲语言学界的注意。这一著作解决了印欧系语言元音原始系统中的一个难题,不但成功地用系统观念分析印欧语言的古代语音成分,构拟了一个在印欧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音,而且在指导原则和研究方法上也与青年语法学派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一著作开辟了印欧语语音研究的新道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出色的篇章。梅耶在《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中给这一著作以很高的评价:“不仅总结和确定了以前有关元音系统的发现,它还使一种严整的系统得以产生。这种系统包罗一切已知的事实,并且揭露了许多新的事实,就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新的成就。从此以后,无论在哪一个问题上都不容许忽视这样一个原理:每一个语言都构成一种系统,其中一切成分都互相联结着,而且都从属于一个非常严格的总纲。”^①

1880 年索绪尔又回到莱比锡大学考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emploi du génitif absolu en sanscrit》)该著作于 1881 年在日内瓦出版。由于布雷阿尔的推荐,他自 1881 年 10 月 30 日起被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命为“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讲师”,讲授日耳曼语比较语法、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立陶语等课程。同时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秘书,培养了帕西(P. Passy)、格拉蒙(M. Grammont)、梅耶(A. Meillet)等语言学家,建立了法兰西学派,可见他在巴黎任教 10 年中取得卓著的成绩。

1891 年冬,索绪尔离开巴黎,回到瑞士担任日内瓦大学教

转引自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

授,直到 1913 年。在 20 多年教书生涯中,他开设了梵语(1892 年起每年开设),希腊语与拉丁语语音学、印欧系语言的动词(1892),希腊语与拉丁语词源学研究、希腊语动词(1893),古希腊碑文选读、希腊语名词的性数格变化研究(1894),波斯诸王碑文、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荷马史记的词源与语法研究(1895),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方言(1896—1903)欧洲地理语言学(1902—1903),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1904—1905),日耳曼历史语言学、古英语、古高地德语(1906),普通语言学(1906—1911,先后讲了 3 次)。在教学实践中,他深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决心把各种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提高到理论高度来加以总结,提出一个全新的有别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在他的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中,从大纲到具体内容,每次都有大幅度的变动,不断趋向丰富和深刻,凝聚了他一生研究的心血,反映了当时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

索绪尔于 1913 年死于喉癌。由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生前下不了决心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专著。他死后,他的学生沙巴利(Ch·Bally)、阿·薛施藹(AS. echehaye)、阿·里德林格(A. Riedlinger)协作,把他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所讲授的内容加以整理,编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在 1916 年于洛桑出第一版。1922 年在巴黎出第二版,1949 年出第五版,1972 年出了由莫罗(Tullio De Mauro)详细评注的新一版。世界上各种重要的语言都有它的译本。中译本由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于 1980 年 11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索绪尔学术活动中,对换音造词(anagramme)现象的研

究值得重视。所谓换音造词，是在一句诗或一系列诗句，乃至整首诗中，某些语音成分环绕着某个隐藏的主题词（上帝或英雄的名字）不断地重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索绪尔的换音造词研究，是在 1906 年至 1910 年之间进行的，他留下了 99 本关于换音造词问题的笔记，此外还有 20 本关于农神体诗（Vers Satarnien）、26 本关于吠陀格律（Métrique Védique）以及 18 本关于日耳曼传奇的结构笔记，也跟换音造词研究密切相关。他在这方面留下的大笔遗产，值得我们重视。雅可布逊认为，“在这些研究中，索绪尔为诗歌语言的研究展示了闻所未闻的前景。他论证了开始讨论一些严格意义上的叠韵之类的细节问题的必要性。”他还认为，在换音造词现象的分析中，索绪尔所关心的，实质上是不同时代、不同诗歌的音义关系问题，因而对“语言学本身”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普通语言学教程》内容简介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最重要的著作。除绪论外，共分为 5 编。

“绪论”简单地叙述了语言学的历史、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语言学和毗邻学科的关系，语言学的对象，语言的音位学、音素的音位学，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表现语言的文字，音位学以及附录音位学原理。

第一编“一般原则”部分主要讲语言符号的性质，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

详见 R. Jakobson *Questions Poétique*, 1973, Paris, P194—201.

第二编“共时语言学”部分讲语言的具体实体，同一性、现实性和价值，语言的价值，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语言的机构，语法及其区分，抽象实体在语法中的作用。

第三编“历时语言学”部分讲语音变化，语音演化在语法上的后果，类比作用，类化和演化，流俗词源，粘合作用，历时的单位，同一性和现实性，以及附录：主观分析和客观分析，主观分析和次单位的确定，词源学。

第四编“地理语言学”部分讲关于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语言波浪的传播。

第五编“回顾语言学的问题并结论”部分讲历时语言学的两种展望，最古的语言和原始型，重建人类学和史前史中的语言证据，语系和语言的类型。

可见，这本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又极为广泛的。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书中的几个重要的独特的观点。

一、言语活动、言语和语言

索绪尔把语言现象分为言语活动（langage）、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3种东西，它们是彼此联系又互相区别的。

1. 语言和言语活动

“语言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整个来看，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

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①“因此，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②

2. 语言和言语

“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③

“语言不是说话者的一种功能，它是个人被动地纪录下来的产物；它从来不需要什么深思熟虑，思考也只是为了分类的活动才插进手来。^④

“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1+1+\dots=1(\text{集体模型})^{\text{⑤}}$$

语言有如下主要特征：

（1）它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它定位在循环中听觉形象和概念相联结的那确定的部分，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30。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4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35。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35。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41。

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另一方面，个人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它的运用；儿童只能一点一滴地掌握它。它是一种很明确的东西，一个人即使丧失了使用言语的能力，只要能理解所听到的声音符号，还算是保持着语言。

(2) 语言和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我们虽已不再说死去的语言，但是完全能够掌握它们的语言机构。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

(3) 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它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

(4) 语言这个对象在具体性上比之言语毫无逊色，这对于研究特别有利。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其全体即构成语言的那种联结，都是实在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地就在我们脑子里。此外，语言的符号可以说都是可以捉摸的；文字把它们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里。但是要把言语行为的一切细节都摄成照片却是不可能的；一个词的发音，哪怕是一个很短的词的发音，都是无数肌肉运动的结果，是极难认识和描绘的。相反，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因为把言语中实现音响形象的许许多多动作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将可以看到，每个音响形象也不过是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或音位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正是这种把有关语言的事实固定下来的可能性使得一本词典和语法能够成为语言的忠实代表；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

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①

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a) 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 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②

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1)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2)使他有可能是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

言语和语言“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如果人们不是先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联结，他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听见别人说话才学会自己的母语的；它要经过无数次的经验，才能储存在我们的脑子里。最后，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④

二、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语言现象分为两类，一类属语言的共时性现象，亦即属于语言的横切面的现象，另一类属语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36—3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4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3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41。

言的历时性现象，亦即有关语言成分的历史演化的纵断面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分出两种语言学，“描写语言的一个接一个的状态还不能设想为沿着时间的轴线在研究语言，要做到这一点，还应该研究使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现象。演化和演化语言学这两个术语比较确切，……与它相对的可以叫做语言状态的科学或者静态语言学。但是为了更好地表明有关同一对象的两大秩序的现象的对立和交叉，我们不如叫做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有关语言学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①

索绪尔认为，“我们研究语言事实的时候，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对说话者来说，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状态。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历史的干预只能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要描绘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却同时从汝拉山的几个山峰上去摄取，那是荒谬绝伦的，全景只能从某一点去摄取。语言也是这样：我们要集中在某一个状态才能把它加以描写或确定使用的规范。”^②

“于是，语言学在这里遇到了它的第二条分叉路。首先，我们必须对语言和言语有所选择，现在我们又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③

“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存在并构成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19。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20。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41。

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①

那么，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哪一种更为重要呢？索绪尔认为，共时观点比历时观点更为重要，“从最明显的事实说起——它们的重要性是不相等的。在这一点上，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对语言学家说来也是这样：如果他置身于历史的展望，那么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系列改变语言的事件。’^②他批评历史比较语言学：自有近代语言学以来，我们可以说，它全神贯注在历时态方面。印欧语比较语法利用掌握的资料去构拟前代语言的模型；比较对它来说只是重建过去的一种手段。对各语族（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等等）所作的专门研究，也使用同样的方法，状态的穿插只是片断的、极不完备的。这是葆朴所开创的路子，他对语言的理解是混杂的、犹豫不定的。”’^③“没有确定的目标，它跨着两个领域，因为分不清状态和连续性。’^④

在索绪尔看来，共时和历时是两种对立的现象，应该分别进行研究，但这只是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对立，并不是说两者是互相排斥的。“受传统方法鼓舞的语法学家”的“工作显然表明他们想要描写状态，他们的纲领是严格地共时的。例如波尔·洛瓦雅耳语法试图描写路易十四时代法语的状态，并确定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43。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30。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20。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21。

它的价值。它不因此需要中世纪的语言；它忠实地遵循着横轴线，从来没有背离过。所以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对方法的应用是完备的。传统语法对语言的有些部分，例如构词法，毫无所知，它是规范性的，认为应该制定规则，而不是确认事实，它缺乏整体的观点；往往甚至不晓得区别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 如此等等。^①“语言学在给历史许下了过大的地位之后，将回过头来转向传统语法的静态观点。但是这一次却是带着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来的。历史方法将作出贡献，使它青春焕发。正是历史方法的反戈一击将使人更好地了解语言的状态。古代语法只看到共时事实，语言学已揭露了一类崭新的现象。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使人感到这两类事实的对立，从而引出一切可能的结果。”

三、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③“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系统。”^④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因此 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⑤ 据此，索绪尔又把语言比喻为代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20—12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2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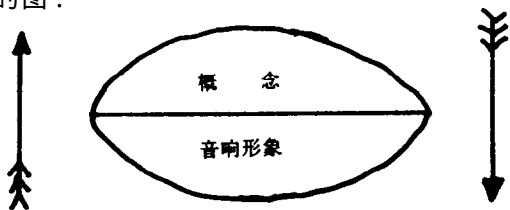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38。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37—38。

数。他说：“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只有复杂项的代数。”^①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②我们试观察一下自己的言语活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我们不动嘴唇，也不动舌头，就能自言自语，或在心里默念一首诗。那是因为语言中的词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音响形象。”^③

由于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因此索绪尔把它表示为如下的图：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开头，索绪尔用辉特尼的约定论说明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意义通过约定来结合成一个统一体。然而，后来他发现，无论是声音部分还是意义部分，在结合成符号之前，事实都是不定形的。不能像约定论那样：声音和意义是两项业已定形的事实，人们通过约定把这两部分现成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69。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0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P101。

的东西联系起来，最后他放弃了“约定论”的解释，引进了“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他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①

这种本质上是心理的语言符号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符号的任意性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②

既然语言符号是任意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些符号所组成的语言的普遍的、突然的变化呢？这是由于：(1)符号的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③(2)构成任何语言都必须有大量的符号：“一个文字体系只有20至40个字母，必要时可以用另一个体系来代替。如果语言只有为数有限的要素，情况也是这样；但语言的符号却是数不胜数的。”^④这一事实使符号难于改变。(3)系统的性质太复杂：“一种语言就构成一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是一种很复杂的机构，人们要经过深切思考才能掌握，甚至每天使用语言的人对它也很茫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大众不能改变语言。”^⑤(4)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这点超出了其它的任何考虑。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102。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102。
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109。
④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110。
⑤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110。

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着它。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新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①

索绪尔指出：“语言之所以有稳固的性质，不仅是因为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而且因为它是处在时间之中。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无论什么时候，跟过去有连带关系就会对选择的自由有所妨碍。我们现在说 *homme* ‘人’和 *chien* ‘狗’ 因为在我们之前人们就已经说 *homme* 和 *chien*。这并不妨碍在整个现象中两个互相抵触的因素之间有一种联系：一个是使选择得以自由的任意的约定俗成，另一个是使选择成为固定的时间。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别的规律，因为它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可能是任意的。”^②

第二，能指的线条性

“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a) 它体现一个长度，(b) 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它的重要性与第一条规律不相上下。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

四、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由于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索绪尔主张区别内部语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110—11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11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106。

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认为，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是外部语言学，反之，是内部语言学。

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首先是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①

“其次，必须提到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殖民只是征服的一种形式，它把一种语言移植到不同的环境，结果引起了这种语言的变化。……国家的内政对于语言的生命也同样重要：某些政府，例如瑞士，容许几种语言同时并存；另外一些政府，例如法国，却希望语言统一。高度的文明有利于某些特殊语言（法律语言、科学术语等等）的发展。”^②

“第三点是语言和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系。这些制度和一种语言的文学发展又有密切的联系；……文学语言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文学为它划定的界限；例如沙龙、宫廷、科学院都对它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语言又提出了它和地方方言发生冲突的重大问题；语言学家还应该考察书面语和口语的相互关系；因为任何文学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到头来都会使它的生存范围脱离自然的范围，即口语的范围。

“最后，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于语言学的范畴。”^③

“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43。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43—44。

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44。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把它跟国际象棋相比，将可以使人感觉到这一点。在这里，要区别什么是外部的，什么是内部的，是比较容易的：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不错，要作出这种区别，需要一定的注意。例如，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提出有关现象的性质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遵守这条规则：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都是内部的。’^①

五、语言的系统性与价值概念

索绪尔在《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就以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观念探索了印欧系语言的原始元音系统。在整个《教程》中“系统”（Système）一词共用了 138 次，说明索绪尔在《教程》中对系统观念进一步作了广泛深入的阐述。他不满足于了解单位之间“彼此互有联系”，还积极探索为什么会有这些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究竟是怎样的。语言是一个仅仅以它的各个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把语言的运行比之于下棋。“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②

“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诚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P4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P128。

然，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约，即下棋的规则，这种规则在开始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着棋之后还继续存在。语言也有这种一经承认就永远存在的规则，那就是符号学的永恒的原则。^①

索绪尔的系统概念与“区别”、“对立”、“价值”、“实体与形式”等概念是密切相联的，特别是价值概念，与他的关于语言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休戚相关，体现了他对语言系统认识的独到之处。什么是“价值”呢？“比方一枚卒子，本身是不是下棋的要素呢？当然不是。因为只凭它的纯物质性，离开了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条件，它对下棋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假如在下棋的时候，这个棋子将弄坏或者丢失了，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等价的来代替它呢？当然可以。不但可以换上另外一枚卒子，甚至可以换上一个外形完全不同的棋子。只要我们授以相同的价值，照样可以宣布它是同一个东西。由此可见，在像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互相保持平稳的，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过来也是一样。”^②因此，简言之，价值的概念就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念。

价值总是由下列构成：

- (1) 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
- (2) 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

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12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P155—156。